

橘子

□王永港

天气渐凉，又是一年吃橘子的季节了。

前几日去超市看到刚下来的新鲜橘子，就顺便给儿子买回来几个，放在桌子上。几天过去了，却没有动一个。我问儿子怎么不吃，儿子却说，现在不想吃橘子了。看着这几个橘子，我的思绪，忽然回到了小时候，回想起我第一次吃橘子的情形。

二十几年前，在我们老家那穷山村里，见不到也没有听说过橘子，即便在乡下的市场上，也鲜有人知。因此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不知道橘子为何物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上天决定让我见识见识这玩意儿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每到年关，父亲都会骑着大金鹿，到几百里外的地方贩卖年画，拿回集市上卖几个钱，贴补家用。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有一次父亲去贩卖年画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一直没有回来，母亲睡不着，一边给我们弟兄

两个纳棉鞋，一边焦急地等待父亲的归来。大概晚上十点多，父亲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家门。我正在被窝里探头探脑的时候，父亲扔过来一个东西，“这是什么？”我瞧了瞧，用手一捏，软软的，还带着父亲的体温。父亲不回答，只是看着我笑了笑。

我随即拿起一个，像吃苹果一样咬了一口。“啊，这么苦，这么难吃！”我大叫了起来，随手扔到一边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这么苦，这么涩，一点儿也不好吃。”

父亲赶忙捡起我扔的橘子，用衣服擦了擦，心疼得不得了。

“傻儿子，这东西叫橘子，是生长在南方的水果，吃的时候得剥皮。”父亲说着，拿起我咬过的橘子，仔细地把皮剥了下来，露出白里透红的橘瓣，掰了一半给我。我接过这一瓣橘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嘴里，咬了咬，甜甜的，酸酸的。我立即把剩余的橘瓣



全部拿过来，迅速地放到嘴里，我想，当时，我的眼中一定放出一种异样的光芒。我觉得，我当时吃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。

没想到，第一次吃橘子，竟然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事。每每说起此事，父亲总是笑笑，不说话。

如今，市场上早已不稀罕此物了，家家户户的餐桌上，饭前茶后，想吃随手都可以拿来，而儿子再也不会出现我当年第一次吃橘子的情形了。



鸡鸣喈喈

□郭晓兰

亲戚送来两只大公鸡，用一只鸡笼装着，说是自己养的。很细心，笼壁上还专门吊盛着不少玉米、麦粒，还有矿泉水瓶改造的水槽。

两只公鸡，真是喜煞人：大红的冠子，毛色一只红亮，一只棕红带黄，符合我心目中高唱的雄鸡的模样。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云：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”正是表达了此刻我的心情。只是此刻公鸡并没有鸣叫不已，而是摇晃着脑袋，睁着警惕万分的小眼睛打量着周围，嘴里不时来句“咕咕咕”的自言自语。至于“鸡鸣喈喈”“鸡鸣胶胶”，我想，我有的是时间听它们鸣给我体会。也让邻居们感受一下“鸡鸣车库里，狗吠深巷中”的诗意，体会一下“鸡声小区月，人迹石板霜”的意境。

我把它们安置在车库一角，然后开始思量怎么喂养，怎么与它们和睦相处才能彼此快乐而安详。

下班后，我急忙上楼，用一次性杯子盛了一些大米，取了一瓶矿泉水，准备给它们添置些粮草。打开车库门的那一刻，令人目瞪口呆，车库里不知何时发生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斗鸡表演，一场无人知晓惊心动魄的江湖争斗：玉米粒、麦粒撒了一地，水泥地上到处是凝固了的血滴，掩盖器物的蛇皮袋上满是血迹，疑惑地查看一番，原来血迹来自两只鸡的鸡冠！彼此都由原来的鲜红变为暗红，由挺立变为萎缩，毛色原本光亮，如今污秽不堪，凌乱不已。

我打量着它们的气急败坏、余怒未消、两败俱伤，它们对峙着我的心神不安、莫名其妙、黯然神伤。

蓦地，一只公鸡倏然犹自“咕咕咕”地呐喊着啄向萎缩在鸡笼角落里另一只。两只各自“咕咕咕”争鸣不已的鸡，不知倾诉的是愤怒，是不满，还是委屈。



原来勾心斗角、恃强凌弱不只发生在人间，鸡界亦是如此。“你竟然还欺负它？”我不由自主厉声指责这只霸道无比的鸡，手伸进鸡笼一下把它推搡到一边。

举目四望，发现了存留的废弃口罩，原本打算放进茶叶喷上酒精去除异味的，现在派上了大用场。给你戴上口罩，看你怎么斗。裹缠了好久，口罩终于顺利地套上了尖尖的鸡喙。任你怎么咕咕咕，凭你怎么脑袋摇啊摇，给我乖乖戴着！

两只滑稽的斗鸡身上竟莫名地叠现出韩非子和李斯的历史背影。一味地争斗必定两败俱伤，自取灭亡。发出“黄犬之叹”的李斯在临刑前一定是这么想的。咄咄逼人的他举起屠刀冤杀同门师弟韩非子于狱中，最后却毙命于宦官之手。黄泉路上遂巡游离的韩非子看见此等结局，定会仰天长叹，苍天饶过谁。

扯远了。最终，给鸡们各自去除了口罩，把其中那只甘拜下风的受气包用绳子远远地拴在笼外，笼内是那只趾高气扬的胜者，不知它是否有所反省，或领悟。

我呆立良久，心里涌起莫名的悲哀，耳边震荡起王开岭《多闻草木少识人》中的句子：每每注视笼子里的对方，那么瑰丽的皮毛、那么精致的斑纹、那么神奇的习性……我都自惭形秽、羞愧难当，我觉得人类配不上它们，配不上如此丰美灿烂的生灵，不配与之为伍。

那面条天下第一

□满常学

面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主食，什么清汤面条、肉丝面条、炝锅面条、鸡蛋面条、炸酱面条等，是我们最熟悉的食物。我也吃过无数的面条，但是，这些面条，永远都没有母亲做的地瓜干面条好吃，在我的记忆里，那面条永远天下第一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只有在春节的时候，才能吃一次白馍馍和一顿饺子，其他的时间里，一年四季都是地瓜干面窝窝头和地瓜干面糊糊，想吃一顿面条就是一种奢望，因为没有白面。

我们村有山坡地，山坡地的地瓜干和其他地方的地瓜干不一样，山坡地全部是红土地，为弱酸性土壤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同时，山坡地没有办法灌溉，靠天吃饭，因此山坡地的地瓜淀粉含量高，二斤半地瓜就能够出一斤的淀粉，而且山坡地的地瓜干打面后蒸出来的窝窝头



比其他土壤的地瓜窝窝头白得多，也没有那么黏手，那时候，山坡地地瓜干是我们一年的粮食。

那时候，弟弟不知道看到谁家吃面条了，闹着说要吃面条。家里没有白面，怎么做面条呢，母亲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们去菜园里砍一颗白菜，再挖几棵大葱来，回来给你们擀面条。”

母亲把地瓜干面和好，放在案板上压得薄薄的，用刀切得细细的。地瓜干面虽然切成了面条，但由于太脆，拿不起来，母亲就用刀将切好的面条放在锅里蒸熟，然后拿出来晾一会儿。母亲将大葱和白菜都炒了，烧开水，再下上蒸熟的面条，用勺子盛到碗里，我们一家人吃得非常过瘾，一人都吃了两三碗，香喷喷的，那味道在我心里就是天下第一。邻居们知道母亲用地瓜干面做面条的发明，纷纷竖起大拇指，婶子大娘都夸奖母亲心灵手巧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山坡地越来越少，种植地瓜的也越来越少，这里的山坡地瓜成了绿色无公害食品，也成了我们这里的旅游农产品，每年都供不应求，没有人将地瓜制作成地瓜干了，更没有地瓜干面了，所以想吃地瓜干那样的面条也困难了。但是那地瓜面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！